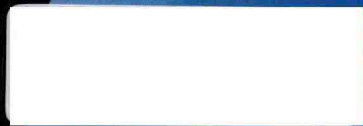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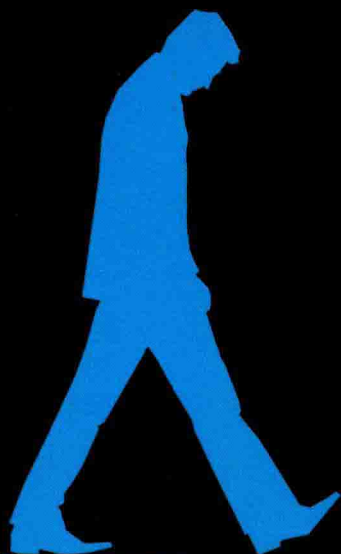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德〕丹尼尔·凯曼 著 杜新华 译

我承认， 我撒了谎



南海出版公司

我承认， 我撒了谎

〔德〕丹尼尔·凯曼 著 杜新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承认,我撒了谎/[德]凯曼著;杜新华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6.3
ISBN 978-7-5442-777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凯…②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德国-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297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3-227

Unter der Sonne by Daniel Kehlmann

Copyright © by Deuticke im Paul Zsolnay Verlag Wien 1998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我承认,我撒了谎

[德]丹尼尔·凯曼 著

杜新华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李怡霏 华 艳
装帧设计 宋 璐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5
字数 81千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
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773-0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抢银行	1
杀	25
在阳光下	43
解脱	69
火	79
批评	101
斋戒	115
雪	135

抢银行

马库斯·梅灵不是三十四岁就是三十五岁，他自己也常常弄不清楚。他住在带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小阳台的两居室公寓里。跟邻居不同，他家里没有电视。他不看电视，而是读探险小说。他最喜欢的是《白鲸》，已经读了四遍，也非常喜欢约瑟夫·康拉德和格雷厄姆·格林。他在一家机关工作，在那里他有一张写字台、一个图章和许多支圆珠笔。他用不着电话。他的工作是审阅即将升职的人填写的表格，找出格式上的错误。如果发现错误，就把这份表格转给某个部门；没有发现的话，则转给另一个部门。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在一家大农场给猪按摩的人，那人一看见马桶，就会哆嗦着想起在城市深暗的下水道里处理粪便的清洁工人。看看，还有更差劲的工作。他每年坐火车去一家位于青山翠谷间的疗养院住两个星期，跟做过火车司机、如今已耳聋的叔祖父一起

过圣诞节，每个月去探望一次妹妹和妹夫，给孩子们买些巧克力。作为一名公务员，他不会被解职，每个季度还能拿到一本读书俱乐部会员专属的新书目录。他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大概是在十九岁的时候吧，如今他把它藏在抽屉里，偶尔拿出来朗读一遍。他没有中过彩票，也没有订过报纸。

然而，他的生活轨迹和一个年轻女人有了交点。她叫埃尔维拉·施密特，是信贷银行的高级职员，跟一家大名鼎鼎的柠檬汽水公司的生产总监哈佩克博士订了婚。在她闯入马库斯·梅灵的生活的前一晚，这对未婚夫妻由于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，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。第二天，埃尔维拉在工作时思绪万千，一边处理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，一边梳理着自己迷乱的生活和不可知的命运。哈佩克的脸不断在眼前晃动，长吁短叹间，她按下了一个错误的键。

那台很简单但质量过硬的 IBM 电脑发现自己身体里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，于是问道：确定吗（Y/N）？可是泪眼朦胧的埃尔维拉没有看清楚，她忽视了这个警告，用长长的小指指甲按下了 Y 键。立刻，通过几百万个转换电路，在不可见的电子世界深处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。埃尔维拉叹息了一声，站起身，踩着嗒嗒响

的高跟鞋，迈进了午休时间。她一步步远离了马库斯·梅灵的生活。交点被抛在身后，他们两人的生活分开了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开始了。直到傍晚时分，才有几朵云聚在一起。起初云团很小，浮在高空中，如画般闪着光。空中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，浓重的黑幕遮住了天空。马库斯·梅灵下班的时候，雨滴落下来；在他走到家门口时，天空中响起了第一声雷。他透过窗子，看到闪电的反光飞过屋顶，暴风雨疾驰而来，天空摇摇欲坠。马库斯在这个夜里只睡着了一会儿。雨滴敲打着玻璃和他的意识。风在怒吼，整个世界仿佛为之战栗。

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躺在床上可以看清窗户的上半部，透过黄色斑点窗帘的缝隙，可以看见一小片天空。万籁俱寂，只能听到街上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。奇怪，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还做了个梦！至于梦的内容，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但一定是个好梦，梦里有很多人、很多事。

雨还在下，温柔而清新，好像夏日一般。马库斯起了床，打开窗户，深呼吸几下，侧耳听门外的动静。楼梯间有一阵脚步声经过，是邮递员。

现在得抓紧了！刷牙，洗脸，穿衣服，系领带，套上灰色的外套。

已经晚了……

出门时，马库斯踩上了一堆纸。是花花绿绿、乱七八糟的邮件，有信件，也有包裹。一个政客在咧着嘴笑。新开张的店铺，古伊多家比萨。请喝啤酒。两个穿泳装的女人。一个黑色信封——有人上了天堂。还有一封信贷银行的信，里面是很普通的账单。马库斯捡起这堆纸，将账单塞进衣袋，其余的都丢进了垃圾箱。然后他出发了。

雨滴顺着他的头发和后脖颈流进了领口。他从衣袋里抽出信贷银行的信，撕开信封。前天他买了一双鞋，收音机也是非修不可。但是并没有花太多……

信沉甸甸的，雨在上面画出了深色的斑点。马库斯将它举起来，眯着眼睛认真读。

他真的没有吃惊。羚羊、苍白的鬼魂、阳光照耀下的大海，这些才是值得惊讶的东西，而不是湿漉漉的纸上印刷得很糟糕的一行数字。肯定弄错了，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？银行也是会犯错误的……他苦涩地微笑了一下。

忽然，他喘不过气了。他停下脚步，靠住一户人家的墙。一支细而锋利的箭滚烫地射穿他的身体，周遭雨点噼啪，世界在剧

烈地晃动。

“您不舒服？”一个声音问道。马库斯嘟囔了一句，又迈开步子，小心翼翼地让步伐适应左右摇摆的地面。一把绿色的长椅旋转着来到面前，马库斯向椅背伸出手，却没有抓住，他摸索着绕过去，坐了下来。头顶的水哗哗流动着，一个乳白色的顶篷为他挡住了雨。公共汽车在他面前停下，门打开，等待着。马库斯没有上去。车又开走了。

马库斯盯着那张纸，仔细数着第一个数字后面的零。每一个零都代表乘以十，一个零又一个零让数字在纯粹的数学王国里盘旋上升。可这是钱。钱！他账户里的钱。

这钱当然不是他的。它并不真正存在，这只是一个错误，打印错误。它是由数字组成的没有躯体的幽灵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实体，变成可以点一点的票子，变成可以放在裤袋里摸着玩的硬币。眼前的不是钱，是墨水点。

然而，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。钞票不也只是花花绿绿的纸吗，它不过是一种象征，至于到底象征了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那些交易所里环抱着胳膊、打着领带的人，不过是在一种理念意义上的市场交易。钱，是一种理念，把他们的生活限制在纸和屏幕上——然

而它是一个拥有控制现实能力的理念！见鬼，如果这上面的钱属于我……

我至少应该放胆一搏吧。只不过像一个小小的恶作剧，没有丝毫风险。比如，如果这样说，“我想提空我的账户”，那会怎么样？他们马上就会发现。不过，也许，也许，也许——是啊，也许不会发现。其中没有什么风险。他勉强为自己荒唐的念头微笑了一下，可是，一群闪烁着微光的形象涌进他的脑海，亚哈和伊什梅尔，吉姆老爷和诺斯特洛莫^①，伟大的诺斯特洛莫。那又怎样呢，你们不属于这里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，你们的模样在这雨中的郊区街道上多么可笑！诺斯特洛莫咧着大嘴笑着，黑胡子亚哈的木腿卡在下水道的栅格里，大捕鲸叉在沥青地面上碰出了声响，他拧着腿挣扎出来，却摔倒在地，他抓住旁边的路灯杆，又拖着僵硬的步子威严地走开了。幻象飞走了，马库斯·梅灵坐着，被司空见惯的汽车噪音包围，感觉身体里有某种东西腾起，某种类似决心的东西。

他看看表，上班时间已经到了。哦，他还从来没有迟到过，

^①亚哈和伊什梅尔是美国作家赫尔曼·梅尔维尔的著名小说《白鲸》中的人物，吉姆是英国作家约瑟夫·康拉德的小说《吉姆爷》中的人物，诺斯特洛莫是康拉德另一名篇《诺斯特洛莫》的主人公。

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他会找个借口。现在到银行去吧。他站起身，迈开脚步，起先走得很迟缓，然后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。

信贷银行。一幢银色的建筑，大厅很宽敞，像水晶一般明亮，被两排庄严的大理石柱环绕着，每一寸都闪着荣华富贵的光芒。这家银行在卢森堡、蒙得维的亚、香港、拿骚、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分支机构。顾客形形色色，有勤劳朴实的小储户，也有会说多种语言、从遥远的国家坐私人飞机来的国际政客。这家银行的所有者是一个有着拉丁文名字的公司，至于这个公司是属于谁的，谁也不知道，据说反正不是让·霍夫博士的，他是银行的总经理，法语说得和他那身西装一样得体。不过，通常来讲，信贷银行是一个对支付能力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机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人人都可以信赖它。玻璃门开了，马库斯·梅灵走了进去。

多年前他就成了这里的储户，因而让他头晕目眩的不是大厅的奢华。他紧张地摸索着领带结，慌乱地四下看看，然后走向一个柜台。我在这里干什么呀？见鬼，我要干什么？

这显然又是一个巧合。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原本应该是一个二十七岁、聪明上进的姑娘，对他的经济状况略知一二，可这个姑娘现在正躺在家中的床上。三天前，流感击中了她（唉，这多

变的天气，这讨厌的雨，这冷空气)，还要折磨她一个星期。代替她的是一个脾气虽好却什么都不懂的二十二岁的姑娘。她用亮晶晶的绿眼睛看着马库斯：“请问您办什么？”

“我，”马库斯咳嗽了一声，“我想提空账户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在银行工作的时间太短，还不知道听到顾客的这种要求时应该露出惊诧的表情，“请提供您的账号。另外，我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？”

马库斯看着自己的银行卡，读出账号，将身份证放在大理石台面上。女孩温和地微笑着，手指灵巧地在电脑键盘上舞动……忽然，她怔住了。

“您真的……全部提走？”

马库斯·梅灵的心跳得越来越响，填满了胸腔，蹦到了喉咙口，咚咚地震着他的脑袋。他点点头：“是的。如果可以，要现金。”

她手足无措地看看他，又看看屏幕，再看看他。“对不起，请您稍等一会儿好吗？”她站起来疾步走开了。

马库斯·梅灵的双手搁在冰冷的大理石柜台上。他等待着。大理石花纹在眼前变得朦胧，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。镇静，怕什么。他们会发现这是个错误，一定会的，但他是无可厚非的。他会和

他们一样惊讶，没有人能证明他已经收到了账单，已经知道了那个错误。“我想提空我的账户。”他不过说了这样一句话。这完全合法，他没有做任何坏事，什么都没有。

他远远看见她在和另一个女人说话，那女人弯腰拨了个电话号码。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，三个人都看着电脑屏幕，低声交谈着。一台打印机吐出一张纸，一个年纪大些的男人走过来，皱着眉头看那张纸，下达了一个指示。一个女人走出去，年轻男人搓着双手跟在她后面。又一个戴银边眼镜、腋下夹着文件夹的职员出现了。电话响起来，那位老先生拿起听筒，快速地说话，沉着脸。拿文件夹的男人在低声建议着什么。

最后，那位老先生摇了摇头，打了个手势示意其他人离开，他驼着背，背着手，向马库斯走过来。

他一定就是总经理。他的西服熨帖地包裹着他有些走形的身材。他没有戴姓名牌。离马库斯还有几步的时候，他变了个戏法：抬起一只手，用手掌搓搓脸，突然堆出一个微笑。

“对不起，梅灵先生，您的要求给我们出了一点难题。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办不到，绝不是。您看，这么大数额的现金不是在眨眼之间就能准备好的，我请求您以后提前几个小时通知

我们。不过这一次，”他傲然搓搓手，“我们马上就可以给您取来。对于梅灵先生您这样的客户，我们无所不能，这是我们的荣耀，而且……您下次直接来找我，不要去柜台了！”

“一定，”马库斯声音沙哑，“当然。谢谢。”

“恐怕您还要再等几分钟，请您见谅。您能赏光到我的办公室来吗？要不要喝一杯咖啡，或是别的什么？我是这儿的总经理让·霍夫！”他伸出一只干瘪的手，马库斯伸过手，机械地握了握。

霍夫的办公室非常宽敞，四面高高的窗户将阳光引向一株叶子肥厚的热带植物。写字台上放着一支金笔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，画的是在阳光滋润下的猩红花朵，下面是清晰的签名：夏加尔^①。这一切看起来有点舞台布景的味道。霍夫指了指一把扶手椅，马库斯坐了下来，拼命让自己头脑清醒。这简直不可能，居然这样顺利。我该怎么办？可是，已经太晚了，只能继续向前走。继续……“不，谢谢，”他小声说，“不用咖啡。”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，怎么说都不可能，居然这样顺利！

门开了，那个戴银边眼镜的年轻人走进来。这次他拿的不是文件夹而是一只窄窄的公文箱。

^①马克·夏加尔（1887—1985），俄国画家。

“看看！”霍夫叫道，“办成了！梅灵先生，您别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—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能这么快满足您这样的要求，没有几家银行做得到。我认为您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的服务满意。您和……”他莫测高深地微笑了一下，“您的员工。”他咔嗒一声打开了箱子。

马库斯的眼睛被刺痛了——不，当然不是真的疼痛。这是纸，仅仅是纸，扎成一捆捆的印出来的纸，一箱子花花绿绿的纸，如此而已。然而，尽管并不能刺痛眼睛，他却颤抖起来。

“很好看，是不是？”霍夫问，“看，多么精美的视觉享受，永远如此。您要点一点吗？”马库斯摇了摇头，霍夫说了几句什么承蒙信任、很受感动之类的话。“那么，您有用来装它们的东西吗？有袋子吗？没有？那就把箱子拿去好啦。千万别客气！您看它就好像……哈哈，像是免费样品！”他合上箱子，两个钮咔嗒一声关上了。“亲爱的……梅灵先生，我还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？”

马库斯呆呆地看着箱子，又看看霍夫。忽然，那份呆滞从他身上飞走了，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咳嗽，在嘴角扯出一个傻乎乎的笑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忍不住咳嗽了几声，然后摇了摇头。